

我剛入伍的時候

宋文茂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L33



宋 文 茂

我剛入伍的時候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小 說
我剛入伍的時候

著 者 宋 文 茂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1年7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印00001~12000冊

1953年1月新一版上海印12001~20000冊

書號(345) [11152] 定價 半 1,9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華文印刷局承印

*
* *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目次

紀念·····	一
仇·····	一八
永遠前進！·····	二九
分不開的心·····	三八
我剛入伍的時候·····	四九

紀念

一

夜深人靜了，秀女伺候婆婆睡了覺，回到自己房裏，鋪好炕，做着活，等出去開會的丈夫。油燈照着這個俊俏、健康的女人，紅潤的臉上有着一雙烏黑明亮的眼睛。她的丈夫叫生林，是去年七月復員回家的戰士，現在當着村裏的民兵隊長。他們才結婚一個多月，村裏人們常羨慕的說：『瞧生林家，真是情投意合的一對好夫妻！』

月亮已爬過東房，秀女添一些油，撥撥燈花說：『這麼晚了，還不回來！』忽然兩聲狗咬，隨着大門『吱呀』的開了。秀女正要喊『誰』，聽見一聲咳嗽，知道這是丈夫的聲音，她忙收拾着手裏的活兒。

生林懷裏抱着大槍，披着袍子，走進屋子，帶來一股冷風。秀女說：『看這

冷勁，快上炕吧！」

生林說：『外邊跑慣了，也不覺冷。怎麼你還沒睡？』

『等你，給你做鞋！』

『娘呢？』

『娘早睡了！』秀女又問丈夫，『開的什麼會？』生林脫了鞋解着鈕扣說：『發動羣衆募捐，慰勞咱們在朝鮮打美國鬼子的志願軍。秀女，你拿什麼東西慰勞？』

『我呀——』秀女拉着長音，想想說，『做個慰問袋。你呢？』

生林兩道掃帚眉一揚，瞥秀女一眼說：『咱拿實際行動……，不能像你們婦女，就會縫縫連連的，誰喜歡那個！』秀女知道丈夫是給自己開玩笑，也不示弱地撇撇嘴說：『別把人看扁了！那幾年俺們抬擔架、送子彈，什麼沒幹過？！哼！就是縫一針一線，瓜子不大是人（仁）心，誰能嫌呀！』秀女見丈夫哈哈的笑了，就乘勝進攻：『我想起來了，你當解放軍那年，我給你繡的那手絹呢？快還

給我吧！』

『手絹！』生林沈下臉，像什麼刺疼了他的心。秀女很納悶，忙挨近他說：

『給你開玩笑，爲什麼不高興？』

『沒有不高興，』生林拉住秀女的手說，『我早想去參加志願軍，到朝鮮去……』

秀女一頭倒在生林懷裏說：『去就去吧，爲什麼一提手絹，你就變臉？』

『別多心，正是手絹勾起我的心事……』

二

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一個悶熱的傍晚，在學堂的院裏，開動員參軍大會，年青的小夥子們都舉手爭先報名。生林擠在人羣裏，頭上大汗直流，聽着一個叫小旦的在說話。

『我小旦，窮小子！共產黨來了才翻身，剛能挺着腰板喝糊糊（粥）了，蔣介石又要砸咱的飯碗子，村長，我去！我家裏沒什麼牽掛的！』

『牽掛，』生林想，『我有沒有牽掛呢？和秀女的事——不，這不是牽掛，該牽掛的只有娘！』生林從人羣裏向外擠，他想回家給娘商量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個老太太拉着嗓子喊：『生——林——生——林——』生林一看是娘，就走過去說：『娘，你來幹什麼？』

老太太一把拉住兒子，就狠命的喊：『村長，寫上俺生林。他爹是叫地主逼死的，叫生林給他爹去報仇。』會場上立時鼓起掌來，還有人領着喊口號：『母親送兒上前線！向生林娘看齊！』老太太笑的流着淚，生林也笑了。

第二天，村裏鑼鼓喧天，踩高蹺、跑旱船、扭秧歌的都出動了。新戰士們像新郎一樣，披紅戴花，騎在馬上遊行，給新戰士拉馬的，都是自己最親近的人。生林的馬秀女拉着，她不時回頭來看生林，生林也偷眼瞅着她。她覺着光榮，又有點羞，一張臉不覺燒成了蘋果色。

送到區裏，有那心眼多的年青人說：『秀女，還有什麼事給生林說吧！』說着都擠眉弄眼的走了。秀女見別人給騰空子，嘴裏說：『別走』，兩隻腳卻挪到

生林跟前，把一塊絲繡的手絹塞到他手裏說：『別嫌髒，是我熬夜做的，你好好帶着，看見手絹就想起我了。爲了老人，爲了現在的日子，你要好好幹！我等你……』生林十分感激，一隻粗大發燒的手拉着秀女說：『秀女，咱們誰也忘不了誰。』

秀女走了，生林打開手絹，上面繡着四個字：『勇敢殺敵』。

三

到了班裏，就像到了家。睡覺的鋪搭好了，吃飯的碗筷領來了，班裏還預備了瓜子、花生、煙捲……。晚上開歡迎會，大家像點名一樣，挨個介紹了自己的名字，生林一個個記着他們的臉龐。班長倒了一碗水，抓了一把花生遞給他說：『新同志別客氣，連吃帶喝！』生林接過花生，班長接着說：『我叫李志恆，擔任班長，以後有事找我談，不要想家！』生林望着這個中等個，窄臉高顴骨的人，忙點點頭說：『班長，咱是爲保家保田來的，一定好好幹！』一個叫耿三

戰士，急嘴燎舌的說：『班長，他們一進村，我就看中這小夥子了，長的又結實又精神，結果就分到咱們班裏，你看巧不巧！』班長笑了笑說：『耿三，別說巧不巧了，班裏添了新同志，你這當戰鬥組長的，得好好教他們軍事啊！』耿三說：『班長放心，咱有十分勁得出兩個五分！』

沒有幾天，生林在班裏已待熟了，同志間無話不說。這天耿三教生林『槍上肩』『槍放下』。練了一會，生林的腦門上津着汗珠子，李班長關切的說：『生林，該休息了，咱們到村邊去轉轉，揀着看看哨位。』

他二人並肩走着，南風迎面吹來，高粱葉嘩嘩的響個不停。生林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，同秀女到區裏開會，也是這樣並着肩走，生林想着，不自覺的一隻手伸進衣袋裏摸摸那塊軟綿綿的手絹，『勇敢殺敵』四個字，在他眼前跳着。

班長見生林低頭走着出神，用肩輕輕的碰了他一下說：『想家啦？』生林臉一熱，忙又裝作鎮靜的說：『那能，咱才離家幾天！要比起你們——哎呀，班長！你怎麼老是不提家裏的事呢？你家是那裏？』

李志恆笑了，順手拔起一棵草，手裏玩弄着說：『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！』
生林瞪着眼問：『這話怎麼講？』

『很簡單！』李志恆說，『你聽我滿口的中國話吧，其實我是朝鮮人。過了東北，過了鴨綠江，才能到我的家，還不遠嗎！說近又近，我在這裏鬧革命，有誰把我當外人看？在這裏就覺着進了家一樣！』

生林簡直越聽越糊塗，心想：『我爲保田來鬧革命，他爲什麼？』於是心直口快的問：『班長，你家也翻了身啦？』

李志恆被這天真的發問逗笑了，他說：『世界上凡是被壓迫的人，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。沒解放的都要求解放；解放了的就關心着沒解放的人們。像抗戰時期，中國人、朝鮮人一道抗日；像蘇聯紅軍打敗德國以後，連氣也不喘幫助中國解放東北……這就是「國際主義」。生林，懂嗎？慢慢你會明白的！』

『你到底怎麼到中國來的？』

『提起來話長，我父親是個工人，因爲不甘心當亡國奴，聯合工人祕密破壞

機器，組織罷工，被奸細告發了，就帶我跑到東北，作抗日活動。那時我小，只記得爸爸不叫我念日本書，他一夜夜的不回家，後來他因為送一封什麼祕密信，就被鬼子逮去絞死了，我成了孤兒。幸虧爸爸一個朋友養活我，長大了，爲了報仇，爲了不當亡國奴，我就參加東北的抗日游擊隊了。」

生林聽着，覺着班長更可愛了。滿肚子話想說，千頭萬緒又不知先從那裏開始，憋了好一會，才緊緊握住班長的手說：『班長，我一定向你學習！』

四

冬天到來了。落着鵝毛大雪。雪花給趴在戰壕裏的戰士，每人披了一件白衣。臉上的雪溶化了，流到脖子裏，衣服外面卻結了冰，他們都毫不理會，一個個瞪着眼睛，望着前方，像一排排鉤出絃來的手榴彈，等着敵人。

生林覺得又渴又餓，低下頭狠狠地咬起一口雪，『稀流哈啦』的吃着。

『生林怎麼不聽話！』班長李志恆看見了，在制止他。

『哈哈！班長，不要緊，咱這個肚子，向來不忌生冷？』

『別粗心吧，天天行軍打仗病了怎麼辦？』

生林挨近班長努着嘴說：『班長！打這個阻擊戰，真不如拿兩個據點痛快，你瞧瞧，等的頭髮快白了，敵人還不露頭呢？』

李志恆說：『什麼任務都是一樣，沒有咱們在這裏阻擊，攻堅戰也打不成！』

『轟』『轟』突然兩顆砲彈在村邊上爆炸，一棵大樹被削去了半個腦袋，生林罵道：『狗禽的來了！』班長往前看去，遠遠一塊墳地裏，有什麼在蠕動，忙對生林說：『這裏有敵人！』生林也看見了。

通訊員手裏拿着卡賓槍，順着交通溝跑上來說：『一班長！連長說，沒有命令不准開槍。』

班長說：『好！你告訴連長，前面墳地裏發現敵人！』通訊員走了，敵人又打了幾發砲彈，輕重機槍像爆豆似的響起來，在人們頭上尖叫着。戰士們都很鎮

靜，有的還嘲笑敵人說：『什麼脾氣還不知道呢，放「草雞」砲幹啥？』

又停了幾分鐘，敵人以為這裏沒有我們的主力，就分兩路湧上來，包圍我們佔的這個村子。

連長弓着腰向一排陣地上走去。戰士們都隨着敵人的前進，移動着自己的瞄準點，焦急的等待着開火的命令。

『還有五百米遠——只四百、三百、二百……！』生林心裏叨念着。

王連長站在機槍陣地旁邊，把手一揮，咬着牙喊：『打！』

機槍、步槍一齊叫起來，敵人潰亂了，幾匹馬丟了他們的主人，四下亂奔。步兵一捲包往回跑。戰士們跳出工事，在機槍的掩護下追擊敵人。

一班衝在最前邊，耿三和另一個戰士已俘虜了三個敵人，搞到一挺機關槍。生林看見眼紅了，緊跑幾步，逼住一個高個子的傢伙，他嘴裏命令：『繳槍！不揍死你！』高個子狡猾的一個箭步衝到生林的跟前，生林用力勾動槍機，但是子彈『臭』了。時間再不容他頂第二顆子彈。他咬緊牙，憑着全身力氣，猛的給敵人

一刀，敵人卻躲了過去，突然向他刺來，生林微微一閃，戳破了襖袖子。這當兒，李志恆從煙霧中，看見一個敵人和生林糾在一起，立時氣的五官都挪了位，扔下剛繳來的『加拿大』機槍，直撲過來，一個『前進刺』，高個子敵人背後挨了一刀，濺出一股鮮血輾癱下去。生林狠狠地罵道：『狗娘養的，不野啦！』說後又跟着班長前進，衝過敵人砲彈炸起的煙柱，尾追着敵人……

戰鬥結束了，一班的戰士在擦槍，有的用雪洗着被砲彈燻黑的臉。班長李志恆擦着刺刀上的血說：『嘿，想不到今天還給刺刀改善了伙食——叫它吃上肉了呢！』生林感激的說：『要不是班長眼快手快，我要吃那小子的虧哩！』

這次戰鬥，李志恆立了一功，同志們都拿自己心愛的禮物送給他。生林不知該給班長個什麼『紀念』，想來想去，想起秀女給他的手絹，從口袋裏掏出來，鼓起勇氣走到班長跟前，紅着臉說：『這是一個姑娘給我的，她叫秀女，她愛我……送給你吧！』李志恆見生林很真摯，也不好謝絕，笑着說：『我收下！這個禮物太寶貴啦！……』

五

戰鬥在激烈的進行。被包圍的敵人，像一羣屁股上着了火的瞎牛，沒命的亂撞。

二百多個敵人，向一班剛搶佔的陣地——媽媽山撲來。砲彈的濃煙，籠罩着這個小山頭，機槍彈像蝗蟲一樣的落着，石屑四下飛濺。

班長李志恆握着拳頭說：『同志們！敵人想在我們這裏突圍，我們能放過他們嗎？』

『不能！』戰士們吼着。生林兩條掃帚眉間擰起一個疙瘩，罵着說：『打他狗彘的！』

『一二！』『轟隆隆！』

『一二！』『轟隆隆！』

戰士們隨着班長的呼喊，排子手榴彈往下摔。眼瞅着前面的幾個敵人被打的

翻着筋斗跌下山去；匪軍官老子娘的罵着，逼着士兵們發起第二次衝鋒。

一班的戰士，有兩個人負了傷，生林忙把他們拖進遮彈坑裏。

手榴彈快打光了，而且敵人已迂迴到一班陣地的背後，他們想用聯絡旗子和部隊聯繫，但是已不可能了。

『把刺刀上好！』班長李志恆，眼裏飛着火星子說，『敵人衝上來，就用刺刀拚他！堅持到最後一人一槍，也不能後退一步！』

這一剎那間，生林想起父親的死、母親的囑咐、秀女的鼓勵，拍拍胸膛說：『報仇解萬恨的時候到來了，同志們！把本領都拿出來！』

『幹！幹！幹！』『打死他個狗禽的！』戰士們都憤怒的喊起來。

攻佔這個小山，打開突圍的道路，這是敵人最後的希望了。所有的砲火，向山頭轟擊，匪軍們又都一窩蜂似的擁上來，『殺呀殺呀』的鬼嚎。

陣地被摧毀了，大家就趴在砲彈炸的坑裏繼續戰鬥。敵人投到山頂上來的手榴彈，像乾了坑的魚亂蹦。李志恆機智的抓起冒着煙的手榴彈還給敵人，山坡上